

胡適作品集 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胡適文存 第三集第七·八·九卷



胡適



胡適紀念館授權出版
遠流出版公司榮譽印行

胡適作品集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胡適文存

第三集

第七·八·九卷

胡適作品集⑭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七、八、九卷)

作者／胡適

本書由胡適紀念館授權遠流出版公司印行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者／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10714汀州路782號七樓之5

郵撥／0189456-1 電話／392-3707 (代表號)

總經理／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臺北市10909大理街132號三樓

郵撥／0103854-0 電話／306-6842

法律顧問／

王秀哲律師 嘉義市忠義街178號 電話／(05)227-3193

董安丹律師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142號503室 電話／721-9391

呂榮海律師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2號10樓2室 電話／394-3393

內文印刷／

中寶印刷廠・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電話／983-1061

封面印製／

萬興印刷製版公司・中市景新街140-4號1樓 電話／249-1836

1986年3月25日 遠流一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1295號

售價100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香港出版者／香港遠流出版公司 定價 H.K.\$25.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香港經銷商／有成書業有限公司 電話／5-293283

香港灣仔聖佛蘭士街秀華坊23號地下

藝文圖書公司 電話／3-805705

九龍又一村達之路30號地下後座

歐陽修像及其手跡

歐陽修 (1007-1072), 宋代史學家兼文章大家。胡適曾作「歐陽修的兩次獄事」, 考據兩件歐陽修的風化疑案。



無君位以表誠辭生蒙
上恩寬假衣其總至何遂
歸老白杜門里巷与世日疏
惟竊自念幸得早從

當世賢者之遊其於欽嚮
德義未始以忘於心耳近張
寺丞自洛來出

所惠書其為感慰何可勝言
因得仰詢

起居喜承

宴處優閑

履況清福春候暄和更莫

為時受重以副指紳所以有
望者非獨由畝垂畫之文區

也不宜俯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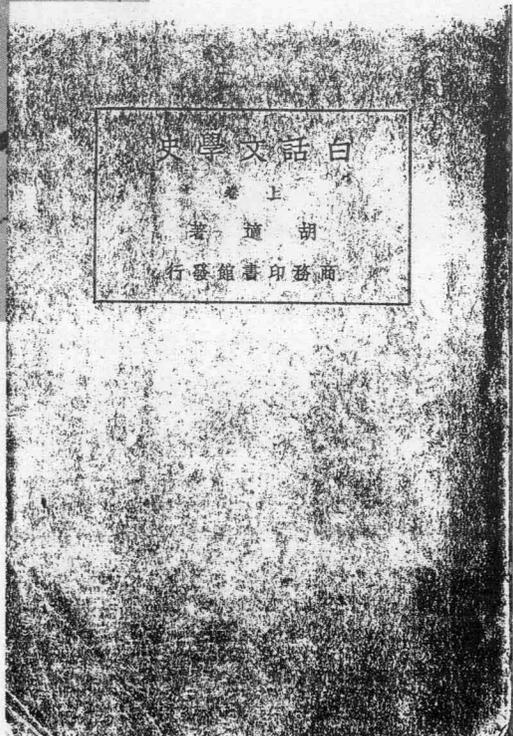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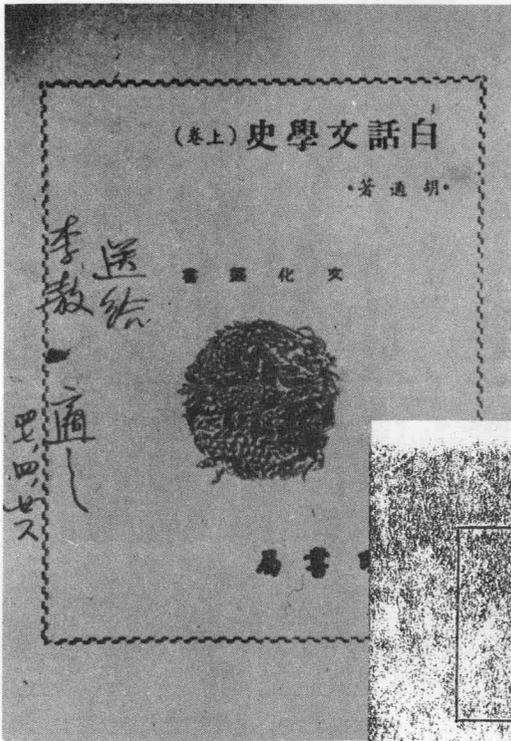
瑞明侍讀留臺

乾字



〈白話文學史上卷〉書影兩種

民國十年，胡適開始講「國語文學史」，民國十七年正式寫成〈白話文學史上卷〉。最早的本子是新月書店出版的，這兩件書影則是上海商務印書館和啓明書局的本子。



胡氏全家的問候

這幀胡適一家「全家福」的合照，是胡適題贈給他的老師杜威博士的。胡適在題詞上說「致上胡氏全家的問候」。(左為胡適長子胡祖望，右為次子胡思杜，中坐者為胡夫人。)



Hu Tsu-Wang

Hu Shih
Mrs. Hu Shih

Hu Ssu-tu
(Named after Su-wei
-Dewey)

To Dr. John Dewey
with greetings of the Hu family.

胡氏親校的〈詞選〉

民國十五年，胡適選註了一本〈詞選〉，表達他對詞的看法與主張。書出版後，胡適又陸續校補了一些錯誤和新材料，這就是胡適校訂的手跡。

— 詞選 —

吳文英

字君特，四明人，號夢窗。他的生平事實都不很可考了。他的詞中只有從端平丙申（一二三六）到淳祐辛亥（一二五一），這十幾年是有年代可考的。他有『嘉秋感』的詞不少，秋感是賈似道，大概他尚及見賈似道的盛晚，死時約當一二六^〇癸。毛晉跋夢窗丙丁稿，以殘本鷺啼序（淳祐辛亥）為夢窗絕筆，那是錯的。（此詞全本另見於乙稿，名豐樂樓；毛氏先刻丙丁稿，後乃見甲乙稿，竟不及改正。）

吳文英的詞在當時已頗風行。尹燠作序，說：「求詞於吾宋，前有清真（周邦彥），後有夢窗。此非燠之言，天下之公言也。」大概周邦彥與吳文英都是音樂家，從音調的方面看去，這兩人可以相提並論。但從文學的方面看去，吳文英就遠不及周邦彥了。周是詩人而兼音樂家，吳能製曲調聲而不是詩人。夢窗四稿中的詞幾乎無一首不是靠古典與套語堆砌起來的。張炎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臺，眩人眼目。碎拆下來，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王榮文

今天重新整理出版胡適之先生的作品，它的意義可能很接近胡先生自己說的「價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工作；也就是說，在胡先生「恩怨將盡之時」，正是我們可以平心靜氣，就胡適論胡適，「還他一個本來面目」的時候。

近幾年，有關胡適之先生的研究與出版，又有另一種蓬勃的氣象。例如：唐德剛先生著、譯的《胡適雜憶》《胡適口述自傳》二書，都曾引起廣泛的閱讀興趣；胡頌平先生編寫工程浩大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已經出版了；余英時先生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也開啓了「爲胡適定位」的有意義的討論。即使在海峽對岸，五十年代大陸上舉國批胡的「熱鬧」早已退散了。這幾年，他們重新整理出版《胡適的日記》《胡適書信集》，並編纂《胡適著譯繫年目錄與分類索引》，這些行動，多少透露了一點不尋常的訊息。

另一方面，胡適之先生的「俗世聲名」正迅速地沉澱，他自己的確是已從「我的朋友胡適之」轉而成爲一個純粹的「歷史命題」。胡先生俗世聲名的消退，卻也有益於「胡適定位」的討

論；新起的研究者，漸漸不是與胡適之先生有生前交誼的一輩。余英時先生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文中就說：「我和適之先生從無一面之雅，因此在情感上也產生不了『譽』或『謗』的傾向。」這大概是新一輩胡適研究者的特質吧。

正是因為胡適之先生已經成爲一個「歷史命題」，「重新看胡適」就變得可能了。

遠流版的《胡適作品集》，實際上就是重新看待胡適之先生的一個起步工作。我們在胡適紀念館的授權之下，先將胡先生的舊作集中整理出版；另一方面，我們也進一步蒐羅胡先生生前的其他著述，並對現有的材料進行分類整理的工作，希望有助於《胡適全集》的早日出版。

《胡適作品集》的新版發行，也對此地青年學子有著「實用的」現代意義。胡先生一生的文字與思想都是「明白曉暢」，他更留下一個爲學態度的最佳模範。他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他又說：「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套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即使在今天，這句話不但不嫌過時，還益發顯出它的教育價值。最後，我們對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得以印行，特別要感謝胡適紀念館館主任王志維先生的信任與委託，也感謝陳宏正先生的穿針引線與熱心協助。

胡適作品集 14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目錄

遠流版《胡適作品集》出版前言	
陸賈《新語》考	三
漢初儒道之爭	七
再論王莽	一一
讀《北史》雜記	一七
蘇洵的辨姦	二五
歐陽修的兩次獄事	二七
考作象棋的年代	三三
胡笳十八拍	三五

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

三七

焦循的《論語通釋》

四七

翁方綱與《墨子》

四九

跋郎兆玉刻本《墨子》

五一

墨字

五九

〔附錄一〕邵瑞彭先生來信

六一

〔附錄二〕墨子入神仙家之雜考（邵瑞彭）

六一

《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本跋

六五

〔附錄〕《宋元學案補遺》四十二卷跋（覃不處）

六七

除非

七一

中國教育史料

八一

《吳淞月刊》發刊詞

八五

《白話文學史》自序

九一

《詞選》自序

一〇三

詞的起原

一一一

元人的曲子

一二七

《曲海》序

一三五

揚州的小曲

一三九

《吳歌甲集》序

一四三

跋《白屋文話》

一四九

〔附錄〕《白屋文話》自序（劉大白）

一五三

三百年中的女作家

一五九

賀雙卿考

一六九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一七三

《小雨點》序

一七七

論長腳韻

一八三

論翻譯

二〇三

人生有何意義

二一七

愛國運動與求學

二一九

中國公學十八年級畢業贈言

二二七

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二二九

祝賀女青年會

二三九

慈幼的問題

二四三

市政制度序

二四九

四角號碼檢字法序

二五三

追想胡明復

二七一

胡適文存／第三集・第七卷

陸賈《新語》考

——跋潮陽鄭氏《龍溪精舍叢書》本《新語》

陸賈《新語》很少善本，此本是唐晏先生用明人刻的「子彙本」和明范氏「天一閣刻本」參校重刻的，可算是《新語》的最好本子。《四部叢刊》內所用明弘治壬戌（一五〇二）本，內容與天一閣本相同，大概是和范本同出於一個底本。弘治本與范本第六篇有自「齊夫用人若彼」至「不操其柄者則」二百二十八字，是第五篇「邑土單於疆」之下的錯簡。各本皆沿其錯誤，而《漢魏叢書》本於第五篇改「疆」爲「疆」，於第六篇刪改許多字，又添上許多字，更失本來面目了。唐晏先生據子彙本移正此段錯簡，兩篇遂都可讀了。大概子彙本另出於一種較古的底本，故訛脫最少。唐先生依據范本與子彙本校補，故成爲最可讀之本。

此本刻印不甚精，間亦有誤字，如第三篇「杖仁者覆」，弘治本覆作霸，第四篇「近山之上燥」，弘治本上作土，均應校改。

《四庫提要》疑《新語》「殆後人依託，非賈原本」。《提要》列舉三種可疑之點：

一、《漢書》「司馬遷傳」稱遷取《戰國策》《楚漢春秋》、陸賈《新語》作《史記》。《楚漢春秋》，張守節《正義》猶引之，今佚不可考。《戰國策》取九十三事，皆與今本合。惟是書之文悉不見於《史記》。

二、王充《論衡》「本性篇」引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己所以受命則順，順謂之道。」今本亦無其文。

三、又「穀梁傳」至漢武帝時始出，而「道基篇」末乃引「《穀梁傳》曰」，時代尤相牴牾。

唐晏先生跋此本，頗駁《提要》之說。《提要》所列三事，其第二點不足辨，因為《漢書》「藝文志」有陸賈二十七篇，王充所引或出於陸賈的他書，故此條不足推翻《新語》。關於第一點，唐跋說：

《史記》載趙高指鹿爲馬事，正本之此書也。

關於第三點，唐跋說：

陸氏著此書，去秦焚書纔六年耳，其所讀者，未焚之《穀梁傳》也。至武帝則爲再出矣，故所引者今本無之也。

唐跋指出「道基篇」所引《穀梁傳》「仁者以治親，義者以利尊，萬世不亂」之語，爲今本